

民国名刊简金

水心云影

◎《小说月报》散文随笔选萃

王淑贵 选编

“花动一山春色”。
民国文坛，大师辈出，
由此成就了一批争奇
斗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坛小品》、
《太白》、《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谨 启

本丛书所选民国时期文章,距今时间既久,又涉及作者众多。人世沧桑,我们很难与这些作者一一取得联系,故恳请书中收有其文章的原作者与本社文史编辑室联系。至为感荷。

水 心 云 影

——《小说月报》散文随笔选萃

王淑贵 选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0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201-03018-3
I·131 定 价:15.00元



《小说月报》封面

序

舒 芜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

△
序
▽

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

△

序

▽

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

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自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
△
序
▽
|

前 言

《小说月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型文学月刊。1910年8月29日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遭“一·二八”战火而停刊，最后一期实际上是1931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历时21年有余，共出258期，又号外3册。

《小说月报》的发展分前后两个时期：自创刊至1920年末，即一至十一卷，是它的前期。这一时期，该刊实际上为“鸳鸯蝴蝶派”所控制，其中第一、二、九、十、十一卷由王蕴章主编，第三至八卷由恽铁樵主编，共出126期。

“鸳鸯蝴蝶派”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资格最老”的流派，拥有众多作家。该派影响最大的是小型刊物《礼拜六》。所谓“鸳鸯蝴蝶派”，实际就是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
△
前
言
▽
的一个封建顽固派文人群，是封建思想和买办意识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几年间。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暴戾等，但总的倾向却不外乎“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他们的小说多以描写男女关系的艳情、奇情、苦情为题材，以迎合一般以读小说为消遣的小市民的低级趣味。长期以来，《小说月报》一向以“礼拜六派”为基本撰稿人，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们发表作品的“地盘”。

而它的主编王蕴章系清末南社社员，虽不属“鸳鸯蝴蝶派”，但也为当时封建思想严重的旧文人一类。他本人就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过《燃脂余韵》，搜罗清代闺秀诗文、词曲、歌赋铭诔，并评述这些女作者的遗闻轶事，终不免“玩物丧志”之讥。但是自1919年下半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使《小说月报》这样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销量步步下降，到第十卷第十号时，只印到2000册，尚销售不尽。主编王蕴章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决定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方有“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的意图，做出提倡新文学的样子，并拟从第十一卷第一期起在《小说月报》上增设“小说新潮”栏目。这年11月，王蕴章找到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沈雁冰，请他主持这个栏目。当时，虽正值文学革命兴起，“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地盘日益缩小，但他们又决不甘心没落下场，在复古声浪中又纷纷抛头露面，与新文学争夺读者，改革之际的《小说月报》上仍充斥着他们无病呻吟的稿件。沈雁冰接编后，便在第十一卷第一期新增的“小说新潮”栏中，提倡新文学，发表了《小说新潮宣言》，署名“记者”，提出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主张和急须翻译的外国文学名家名作的具体篇目；另一篇题名为《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署名“冰”。该文提出了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重思想内容，不重形式”等论点，对《小说月报》实行了局部改革。从此，终于在“鸳鸯蝴蝶派”的旧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旧刊物注入了新的生机。

1920年11月下旬，由于新旧文学斗争的日趋激烈，主编王蕴章两面不讨好，被迫辞职，沈雁冰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从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第十二卷第一期起，进行了全面革新，清除了“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使它成为“五四”

以后从事新文学建设的第一个大型专门文学刊物。自此，该刊进入了发展的后期，直到终刊，共出132期，又号外3册。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新兴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这年1月，刚接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与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孙伏园、郭绍虞、周作人、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后来陆续参加的还有朱自清、谢冰心、王鲁彦、庐隐、俞平伯、徐玉诺、赵景深等人，聚集了诸多优秀的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家、翻译家。《小说月报》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不是同人刊物，在名义上也不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却和文学研究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编始终是由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担任。第十二、十三卷由沈雁冰主编，第十四卷至终刊由郑振铎主编。1927年6月至1928年底郑振铎旅欧期间，第十八卷第六期至第十九卷第十二期，由叶绍钧代编。而且，从第十三卷第一期开始，连续刊登了“本刊文稿担任者”的名单：周作人、鲁迅、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孙伏园、郑振铎、明心（沈雁冰化名）、庐隐女士、王统照等17人。除鲁迅外，皆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作家。除此之外，常为《小说月报》撰稿的还有当时文学界其他许多重要人物，如刘大白、刘半农、熊佛西、陈大悲、赵景深，翻译家谢六逸、傅东华、李青崖、梁宗岱、曹靖华，散文家丰子恺以及顾颉刚、陈望道、周予同等学问家，还有巴金、老舍、鲁彦、许杰、黎烈文、李健吾等，即便像徐志摩、朱湘、王以仁、李金发等风格上似乎应属其他文学社团的作家也册上有名。因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实际上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刊物，也是新文学向旧

文学斗争的重要阵地。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在矛盾和斗争中生存、发展的，是反映文学研究会初期宗旨、观点、活动的唯一的刊物。《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之际，也正当“礼拜六派”小说在都市盛行之时，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也于1921年3月复刊，于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便成为《小说月报》的重要任务。《小说月报》旗帜鲜明地申明自己的办刊方针：兼收并蓄，不论观点，风格各异，只是不收玩世不恭的游戏文学。矛头所向直指“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沈雁冰在革新号上发表的《改革宣言》中明确提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位”；并规定该刊的任务是：“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强调“就国外文学界情形言之……，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表示“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但是又通过在革新号上同时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表明“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的“为人生”的创作主张，进一步申明了该刊既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又不同于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为艺术的艺术”观点的“为人生的艺术”和坚持“写实主义”的编辑倾向。

当然，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如此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旗号，必然引起“鸳鸯蝴蝶派”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大肆进攻。商务印书馆为缓和矛盾，便请郑振铎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但郑振铎主持下的《小说月报》，仍然和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一致。同时，商务印书

馆虽对刊物有种种限制，但他们并不直接干涉编辑业务，而且，从“生意经”考虑，他们也不想把《小说月报》复旧。因而，《小说月报》仍然在矛盾斗争中发展。

与《小说月报》协同作战、倾向相同的刊物，有文学研究会后来陆续编辑的《文学旬刊》（原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和《诗》月刊等文学刊物。还有天津绿波社的赵景深、焦菊隐、孙席珍等人创办的《小说》、《诗坛》和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办的《绿波》等，都是提倡“为人生”、“写实主义”的文艺阵地。

《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在当年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十二卷第一期即印了5000册，马上销完，各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增加印数，于是第二期印了7000册，到该卷末期已印至1万册。封建顽固派对于新思想的憎恶终究屈服于他们的拜金主义势力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也雄辩地证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对“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建设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后期的《小说月报》非常重视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尤其是沈雁冰早期的文论，在当时文艺运动和创作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曾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上署名“郎损”撰写了《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明确地鼓吹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他在《文学与政治社会》一文中又阐发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郑振铎、蒋百里、叶圣陶、许地山、冰心、丰子恺、庐隐等人也撰文，从不同角度阐发类似的文学主张。从这种主张出发，有些为《小说月报》长期撰稿者，后来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动下，

更进一步接受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此外，还以较大篇幅刊登过郑振铎、谢六逸等人研究中外文学的学术专著，以号外形式出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可以说，《小说月报》上的文学理论研究，为我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正是由于有一批优秀作家，坚持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反映时代风貌的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优秀小说作品，使其为推动我国现代小说创作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先后在后期刊《小说月报》上发表过的优秀著名小说有：鲁迅的《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冰心的《超人》、《疯人笔记》、《离家一年后》、《爱的实现》，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庐隐的《海滨故人》、《一个作家》，王统照的《黄昏》、《沉船》，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祖母的心》、《灭亡》，许地山的《商人妇》等。《小说月报》在支持老作家的同时，还大力扶植新起作家，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都首先掲載于该刊。如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施蛰存的《绢子》、《将军的头》，穆时英的《南北极》，以及胡也频、沈从文、彭家煌、黎锦明、靳以等人的作品。《小说月报》还对我国中篇小说在20年代后期走向繁荣做出了努力。如茅盾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长篇《虹》，老舍的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和巴金的中篇《灭亡》等，都连载于该刊。

除小说之外，《小说月报》也发表过许多著名诗人的大量优秀诗作。其中有朱自清、闻一多、王统照、梁宗岱、徐雉、朱湘、汪静之以及徐志摩、李金发等人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月报》还刊载了大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散文、杂文、随笔名篇。如连载过为奠

定冰心在现代散文史上地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早期名篇《往事》（一）、《往事》（二）以及《笑》、《梦》等，连载过许地山的系列散文小品《空山灵雨》（一）、（二）、（三）、（四），朱自清的堪称散文典范的《荷塘月色》和《说话》、《儿女》、《别》等，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母》，沈雁冰的《叩门》、《虹》、《雾》、《卖豆腐的哨子》、《红叶》、《浴池速写》等，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墙角的创痕》，丰子恺的《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忆儿时》、《秋》、《儿女》、《大账簿》等，庐隐的《月下的回忆》、《灵海潮汐致梅姊》、《愁情一缕付征鸿》等，巴金的《狗》，俞平伯的《没落之前》、《眠月》、《月下老人祠下》、《雪晚归船》等，瞿世英的《荷瓣》等。此外，还有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赵景深、丰子恺、冰心、庐隐、蒋百里等人写的文艺随感、学术杂谈等。本书选辑的文章，有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散文，也有杂文、学术小品、读书笔记等，根据其内容，粗略分为五类，总计124篇。既有散文大家的名篇，又有无名作者的作品。这些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特别是那些社会速写式的作品，同样地布满着对社会现状的认真描述，充盈着毫不掩饰的忧国忧民之情。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散文时，也同创作小说一样，常常怀着解剖人生的明确意图。从而就形成了《小说月报》的散文随笔的艺术特色。

除了在创作上实践为人生主张以外，《小说月报》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俄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名著的翻译和介绍。为了推进我国新文学创作，《小说月报》十分注重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沈雁冰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本着这种精神，《小

《说月报》着重刊载了苏俄、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微支、法郎士、霍甫德曼、包以尔等人的译作。曾经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此外还分别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刊。对当时在我国介绍外国文学及其文艺思潮的发展、研究，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正如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影印版序言中指出的，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11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关系……。十一年中，《小说月报》记录了我国老一代文学家的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小说月报》上的篇篇章章，字字句句，都是老一代文学家们留给后人研究现代文学的珍贵的原始历史文献，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王淑贵

1997年8月

目 录

前 言

阅 世 零 感

(3)	荷瓣	瞿世英
(5)	自杀	王任叔
(-6)	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徐志摩
(8)	晨梦	丰子恺
(11)	影	张维祺
(14)	苍蝇	周作人
(17)	蝉	许地山
(18)	海	许地山
(19)	面具	许地山
(19)	灯蛾的胜利	严既澄
(25)	海世间	许地山
(27)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
(30)	街血洗去后	郑振铎
(32)	枪口的故事	燕遇明
(34)	忆儿时	丰子恺
(40)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丰子恺
(44)	阿难	丰子恺
(46)	一条雨中的小狗	蔚 真
(50)	“乡地”闻异音有感	第 君

△
目
录
▽